

# 用心去“听”，感受生活的斑斓

刘光明

那是个周一。我正准备像往常一样泡茶，翻开卷宗写调研报告，没承想，去文件柜取卷宗转身的瞬间，眼角眉梢处骤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——文件柜门那锋利的金属边，不偏不倚地刚到了我的眼睛。

起初，只是感到火辣辣地疼，我便没放在心上。可没过多久，那痛感渐渐蔓延开来，整个左眼都成了血色，眼前像蒙了一层厚厚的磨砂玻璃，看什么都影影绰绰，还泛着诡异的光晕。“没事的，小磕碰。”我嘴上安慰着焦急的同事，心里却隐隐发慌。去医院一查，医生的话让我心里一沉：“角膜划伤，有点感染，得立刻处理，这几天尽量别用这只眼。”

一时间，原本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了。习惯了双眼视物的清晰世界，突然被硬生生地“捂住”一只眼睛，那种失衡感远比想象中强烈。睁眼、闭眼，本是我们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闭眼，可受伤以后，每次睁眼、闭眼都带着一股钻心的疼，这下我才恍然大悟：若失去凝视世界的窗口，脚下的路、心头的底气，都要塌下来了。我们总在不经意间忽视那些最寻常的事物，而正是这份“寻常”，构成了生命最坚实的底色，撑着我们每一天的日子。

眼睛受伤后，走路时需小心翼翼，生怕撞上障碍物；吃饭时，眼前的菜盘像是失焦的印象派画作；最头疼的是，没法查阅案卷、敲击键盘，手头的工作瞬间停摆。

请了几天病假闷在家里，头两天，我感到坐立难安，浑身的劲儿都没处使。以前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，可如今被迫闭上一只眼，大把时间空出来，我的心里却只剩下焦灼。想看看手机新闻，但纱布遮着一只眼睛戴不上眼镜，屏幕上的字像一群扭动的小虫，怎么也辨不清轮廓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得彻底闭上眼，学着“听”世界：听听新闻联播，听听以前下载的有声书。也是在这份“被迫”的安静里，一些平日里被忽略的声音，渐渐清晰起来。

那天下午，我正歪在沙发上养神，妻子端来一杯温水。“慢点喝，刚晾好的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带着惯常的温柔。以前，妻子也会在我忙碌时给我递上一杯热水，我却习以为常，有时甚至会因工作烦乱而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一声。可那天，我接过水杯，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，听着她洗碗时哗哗的水流声，心里忽然一软——这平淡的日常，不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吗？就像这杯温

水，不烫不凉，刚好熨帖，滋养着我的内心。

母亲也时常打来电话，絮絮叨叨地问我眼睛恢复得怎么样，叮嘱我按时吃药，别操心工作。听着电话那头熟悉的、带着焦虑的唠叨，换作从前，或许我会嗔怪她啰嗦，那天却觉得格外暖心。我“看”不见母亲的脸色，但能想象出她紧锁的眉头和关切的眼神。父母的爱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平日里像一道不起眼的背景板，却在每一个孩子需要的时刻，化作他们最坚实的依靠。

因为眼睛不方便，女儿会在放学回来后，主动给我读她的作文，讲学校里的趣事。她的声音脆生生的，像林间蹦跳的小雀儿。我闭着眼听，听她讲操场上的追跑打闹，讲老师今天穿的裙子颜色，那些鲜活的画面竟在脑海里渐渐清晰，仿佛亲眼所见。是啊，不用眼睛，用心去“听”，也能感受到生活的斑斓。那些细碎的、平常的家庭时光，此刻都成了我“黑暗”中的光。

慢慢地，我的心静了下来。既然眼睛需要休息，那就让它好好歇着吧。我开始思索那些以前无暇细想的事：我们检察官，整日泡在案卷里，眼睛是最利的“刀”——字句间辨是非，细节里挖真相。这双

眼，见过太多不公与罪恶，也见证过正义的昭彰。从前我觉得，看得越多、知道得越多就越好，可这一“瞎”，倒让我领悟到：有时候，“看不见”也是一种“看见”，看不见外界的纷扰，反倒能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内心。

那些平日里让我心生焦虑的得失计较、纷繁的人际牵绊，在眼睛暂时“罢工”后，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人这一辈子，本就是一场有得有失的旅程——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强求不来的，顺其自然便好。就像这受伤的眼睛，再焦虑也无济于事，唯有坦然接受，静静调养。工作亦是这般道理，只要尽力而为，问心无愧便已足够。“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”此番意外，让我更深切地体味到“无常”二字的分量。世事如棋局般变幻莫测，人生似航船偶遇惊涛，从来非人力所能全然掌控。我们总为一时得失而喜悲，为眼前荣辱而动容，却忘了将这短暂的瞬间置于广阔的时空维度中审视——风物长宜放眼量。

同事小王来看我，聊起单位的事。他说最近办的案子里，犯罪嫌疑人一开始还狡辩，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最终认罪服法。听着他兴奋的讲述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

己——那种通过努力让真相大白、正义伸张的成就感，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。作为检察官，我们坚守的正道或许步履维艰，投机取巧者或许能得到一时之利，但就像这眼睛，一时模糊不代表永远看不见，只要底子不坏，好好调养总能重见光明。我们检察官的职责，不就是守护这份光明吗？

两周后去医院复查，医生说我的恢复得不错。拆开纱布的那一刻，虽还有点模糊，但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回来了！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墙上的日历清晰可见。我贪婪地看着这一切，看了又看——原来，能清晰地“看见”，是如此幸福的事！

现在，我的眼睛基本恢复了。重新坐在办公桌前，看着熟悉的案卷，敲击着键盘，我的心里却多了份不一样的厚重。这份工作、这份职责，因短暂的“失去”体验而更显珍贵。我会用这双“失而复得”的眼睛，更仔细地审视每一个细节，更用心地感受生活与工作。因为我知道：不仅要用眼睛看案卷上的文字，更要用心体会世间的冷暖，守护好心中那份光明与正义。这大概就是这场“意外”赠予我的，最珍贵的礼物。  
(作者单位：山东省人民检察院)

## 检察诗人作品集

### 岁末偶感(外一首)

赵敏

在旧日交替的时节  
有人怅悒于暗添霜发  
我却眷恋，那光阴的锦缎  
似珍藏一枚刻满故事的旧币  
似呵护一朵绽放心间的落花  
似挽留一抹消逝天际的晚霞

盈虚的月轮  
在生命的苍穹几度沉浮  
聚散的故事  
在命运的舞台上成为寻常戏码  
是风中飘飞又飘落的黄叶  
是雨中闪烁又熄灭的烛火  
是雾中隐现又迷失的路径

岁月哼着离歌，随风远去  
频频回首，那被风揉皱的过往  
如翻阅一本字迹模糊的相册  
如聆听一曲余音袅袅的老歌  
如踏入一条荒芜凄凄的旧巷

且盼来年，双手再度相握  
在记忆的荒原上诉说  
岁月的柔肠  
像两只孤舟，重遇在思念的海洋  
像两片云朵，重逢在清澈的蓝天  
像两颗行星，交汇在浩瀚的夜空

流年，仿若一位冷峻的画师  
用彩笔勾勒聚散的轮廓  
晕染生命的画卷  
绘就这岁末  
深沉而幽婉的诗行

### 深山行

冬日的细雨把山路泡软时  
红豆杉正把年轮裹进新绿  
像守林人藏起的日记本  
每片针叶都写着不褪色的秘密

枫树该是喝了过量的蜜  
醉得把叶脉染成胭脂  
风一摇，就有碎红跌进溪流  
给游鱼的梦镶上金边

翠竹总爱在雨中说话  
每节竹骨都绷着清亮的韵脚  
它们把影子叠在青苔上  
让杂草丛生的角落  
也长出星星点点的秩序

飞瀑是山最疼的孩子  
从崖上跳下来时还哼着童谣  
溅起的水花忙着亲吻岩石  
将它粗糙的纹路，化作温柔的诗行

蜂巢稳稳地高悬在枝丫间  
像母亲缝在衣襟上的纽扣  
里面住着千万个金黄的黎明  
连雨珠落上去，都轻得像句祝福

我不敢踩响脚下的落叶  
怕惊醒附近溪流里沉睡的云  
最好的守护从不是占有  
是让每滴雨都能找到安谧的归处  
让每片绿，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

(作者单位：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检察院)

## 晨趣

王雪丽

零下五度的清晨  
霜花初绽  
被窝依旧  
藏着昨夜的爱

一串鸟鸣忽地在窗外响起  
直接窜入耳朵  
碎钻一样  
散落在清冷的寂静里  
啾啾 啾啾

这无畏的精灵  
身披晨曦  
你一言我一语  
唤醒沉睡的大地

似冬日密语  
声声催促  
莫在冬日里僵硬蜷缩

这声声急切  
携着春的希望  
夏的炽热  
秋的丰饶

我猛然看向大地  
那凛冽的风，再也不惧

(作者单位：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检察院)

# 秋有盛景，冬有禅意

李萍

北京是座四季分明的城市，分明的不只是景色，还有韵味。于我而言，秋天满目皆景，像浓墨重彩的山水画；冬天线条疏朗，是一首值得再三品读的禅诗。

都说北京的秋最美，可不是吗？举目之处，或碧空如洗，观之则胸襟辽阔，心神悠远；或白云舒卷，随风随之安闲怡然，满怀喜悦。蓝天下，银杏成就了一年中最美的画，满树金扇，风静时，如同温暖的黄琉璃，散发着微光；风起时，叶片如同翻滚的金色海洋，牢牢吸住行人的目光。枫树、槭树情深如许，红得热烈，像跳跃的火、流动的丹砂，更像美人的醉颜，微风吹拂的晚霞，绯红、橘红、赭红……层层浸染，处处灵动，生命的热闹尽显无遗。绿叶的层次也丰富了起来，镶着或棕或黄的边，顺着风儿荡起了秋千。秋色不负人，人亦不负秋。城里城外、山上山下、河边路旁，到处都是赏秋人，或驻足拍照，或席地而坐，或从容漫步，或呼朋引伴……无论做什么，他们的脸上都是笑意盈盈的，那份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欣然与畅快，乘着风，裹着香，在北京城的上空轻轻流淌。

可美好事物的脚步，总带着几分不等人等的仓促。还没将秋的盛景看够、品透，冬天便猝不及防地来了。一夜西风过碧潭，满城青黄忽黯然。原本如画似锦的银杏、煌赫热烈的红枫、镶着金边的绿叶，转瞬便没了踪迹，只留下疏枝横斜的老树，立在清寒的天光里。初看时，总觉得这份景致不再拥有热闹鲜活的美感，甚至透着几分萧瑟的“丑”；可静心细品，才发现，这繁华褪去后的模样，深具内涵。

银杏的枝干清瘦银灰，以一种极其严谨而优美的几何姿态，分割着依旧湛蓝空旷的天空。仿佛秋日里流淌的满目金黄只是一场梦，素面朝天才它是它本来的样子。褪去了那身炫目的袍服，树下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它反倒显出一种雕塑般静穆的生命质感。偶有几只寒鸦，在枝丫间“呀”的一声，弹跳一下，又凝住不动，更添了几分疏旷与寂寥的禅意。枫树也有这般韵味。它那周身的火焰早已熄灭，深褐色的细瘦枝条沉默地指向虚空，像无数欲言又止的笔尖，仿佛是想诉说秋天燃烧的记忆，又仿佛什么也不愿提起，就这样默默地与岁月相守。没有了夺目的红，它立在那里，反倒与周围平凡的小树、苍苔的远山相映，生出一种奇异的和谐。绚烂是它的姿态，而这沉静，或许才是它的本心。冬日里最令人惊艳的，是春夏时节毫不起眼的杨树。唯有在冬季，大地繁华落尽，它们才显露出英雄本色。笔直光洁的树干，青白里透着高贵的银灰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冲向高远的天空。树冠下的枝条，是冬日天空下最精妙的素描——没有叶子的干扰，每一条枝，都那么清晰、果决，带着不畏严寒的倔强和冷峻。那是一种何等简洁又何等丰富的美！

我久久地仰望着这些冬天的树。此刻，没有盛景，只有萧索；没有丰盛，唯余单调。秋日里那颗被色彩填满的、几乎要溢出来的心，此刻被巨大的“空”涤荡着、熨帖着，渐渐成了一片澄明的虚空。可这虚空里，却并非一无所有。我仿佛看见那奔涌的金色浪潮，看见了燃烧的红色火焰，看

见了所有热烈过的生命，如何安然地、清静地，回归到这本质的、宿命的静默中，也隐隐看到了这静默深处，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。

原来，秋的盛景里充满着“有”与“色”的禅意，是“一年好景君须记”的酣畅淋漓，是“一年好景君须记”的琳琅满目。而肃静的冬，是“无”与“空”的旋律，是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的留白与内观，是阅尽千帆后的平静恬淡。没有春的滋养，便无夏的丰盛；没有秋的极盛，便显不出冬的素简。那曾在春风里招摇过的桃李，秋日里张扬过的银杏，与这冬日里洗尽铅华的杨树，本就是同一生命在不同乐章里流淌的旋律。北京城的魂，便在荣与枯、色与空、盛与寂的轮回间，被诠释得如此深邃而安详。

“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”这狂欢的秋、缄默的冬，原是两位无言的大师，它们将生命的哲理写满每一片树叶、每一根枝丫，盛景中藏着禅意，禅意里映着盛景，彼此交织流转，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。它们说，不必急，不必争。天道有常，四季轮回；花木有序，各有其时。如果生而为树，不必在春夏与牡丹、荷花争艳，只需安静地生长，到了秋季，便自有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惊艳。如果没有，也无妨，绿叶渐黄虽只是寻常一幕，也是大千世界里不可或缺的气象。到了冬天，一身遒劲的枝干，褪去浮华，尽显风骨，更是世间最质朴也最珍贵的景致。循着自己的节奏，从容生发、安然绽放——这，就是最好的风景。

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”它们说，不必怕，不必躲。若没有风雨冲刷、烈日曝晒、清寒侵袭，银杏黄色的类胡萝卜素便不会显现，更



冬日晴空下，疏枝斜映湛蓝。

不会有璀璨如金的辉煌；枫叶也不会产生大量红色的花青素，不会有霜染丹红的炽烈。所以，不要畏惧任何打击和困顿，那是世界为我们的人生调色，勇敢地迎接它们，精彩的生命，从来属于那些能耐住淬炼的人和物。

它们说，不必伤、不必悔。没有永恒的景致，只有流动的岁月。别感叹时光易逝、繁华难留，别抱憾一着不慎、痛失好局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每一季都有绝妙风采，起落盛衰，每一步都合时令。更不要让杂念与浮躁占满内心，困在万物

的表象里：花开则喜，花落则悲；成功则得意，失败则沮丧。要让心沉入虚静之境，跳出“一时得失”的局限，看到表象背后的规律——成败不过过眼云烟，花开花落皆是人生必然，豁达一点、再豁达一点。

心量放宽，天地自宽。色与空看似殊途，实则同归；有与无看似对立，实则相生相伴；盛景与禅意互为表里，交相辉映在每一座起伏的山岳上、每一处寒暑的花开花落中、每一个聚合的云卷云舒里、每一片柔情的秋风冬雪里，“此中有真意，心闲自能取”。  
(作者单位：最高人民法院)

# 故乡冬韵

庞瑞波

扬。风停之后，站在村口远眺，能看见远处大蓝山的山顶上结了一层白闪闪的霜，像极了海明威笔下的乞力马扎罗山。淡淡日光透过稀疏的枝丫，投下斑驳的影子，一群麻雀站在枝头叽叽喳喳，乌鸦则眯着眼睛，仿佛在追忆秋天的模样。向阳的墙根下，老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，坐在一起晒太阳，偶尔路过一个年轻人，引起一阵短暂的喧闹，随后便又归于沉寂。

那时，故乡的冬是从一场雪开始的。一夜大雪过后，东西南北的山上都落了厚厚一层雪，放眼望去，铅灰色的天空和暗白色的大地连成一片，满目皆是苍茫。水渠经过的小桥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溜子，桥下则凭空长出了千姿百态的透明城堡。两行浅浅的脚印从垄沟延伸向田间，又从田间隐入茅草丛中，那是觅食的野兔留下的痕迹。下了一整天的雪终于在傍晚时分停歇，这时，父亲便会约上他的朋友，带上猎狗

和矿灯到山上抓野兔。据说冬天的野兔格外肥硕，在厚厚的雪地里跑不动，一旦被矿灯的白光笼罩，只能束手就擒。但是父亲总说，晚上抓兔子是顶危险的事，因为雪后的山坡都是一个模样，走着走着很容易迷路。不过，在我告诉父亲野兔受到法律保护后，他就再也没有抓过了。除了野兔，我还见过圆滚滚的刺猬钻进灶台取暖，巴掌大的鲫鱼密密麻麻地冻在河面，瞪着眼睛的黄鼠狼，抱着一枚鸡蛋窜回细长的洞穴。

那时，故乡的冬是从深红色的炉火开始的。寒风凛冽，家家户户早早紧闭了大门。秋天从南山砍回来的木柴早已晒干，一截截木头被塞到炉膛里，火苗让生铁炉子的外壁变得红红火火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炉前，总想找点事做：比如炒花生，从河边挖了干净的细河沙，放在铁锅里烧熟，再加入花生翻炒；找一个带破洞的铁盆，挑细长的红薯放在盆下，用不了多久，红

## 我的乡愁故事

田里的玉米收了，酸枣的叶子落了，山里的荆条割了，最后一只大雁消失在天际，故乡的冬天悄然而至。

光秃秃的榆树、杨树、槐树，齐刷刷地刺向湛蓝的天空。夏日里灵动穿梭的鱼群不见了踪影，仅剩几条白鱼，在没有河草荡漾的河中央慢慢游着。清晨的西风在树梢间呼呼作响，后院的梧桐树上栖着两只斑鸠，它们追逐跳跃着，在鸣叫声中飞向了远方。秋日收获的玉米已经干透，五彩山麻雀盯着金黄的玉米，久久不愿离去。冬日的乡村，总回荡着脱粒机的阵阵轰鸣，空气中弥漫开玉米须与玉米芯特有的清香。父亲告诉我，明天就要降温了，下午得去地里把白菜和萝卜收回来。我家的大白菜早已缩成一团，白萝卜也从泥土中拱了出来，若是再来一场寒风，它们就会被冻伤在地里，这个冬天便没了新鲜蔬菜的滋味。偷听我们谈话的喜鹊翘了翘尾巴，转身跃到一根能充分沐



冬野 李海波/摄

浴阳光的树枝上。我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暗自盘算：那个大雪纷飞的冬日，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？那时，故乡的冬是从一场风开始的。来自西伯利亚的大风裹挟着冰霜呼啸而过，吹裂了屋后梧桐树上的果实，小船模样的果壳互相碰撞，发出哗啦啦的声响；吹落了村外白杨树上的残叶，枯黄的叶子积了厚厚一层，原本枝繁叶茂的树只剩下单薄的树干，和树干上那一只只形似“大眼睛”的疤痕；吹落了池塘表面那层薄薄的冰，岸上的芦葦成了金黄色，白色的荻花四处飞